



茅盾·巴金·王蒙·余秋雨等◎著

1978 - 20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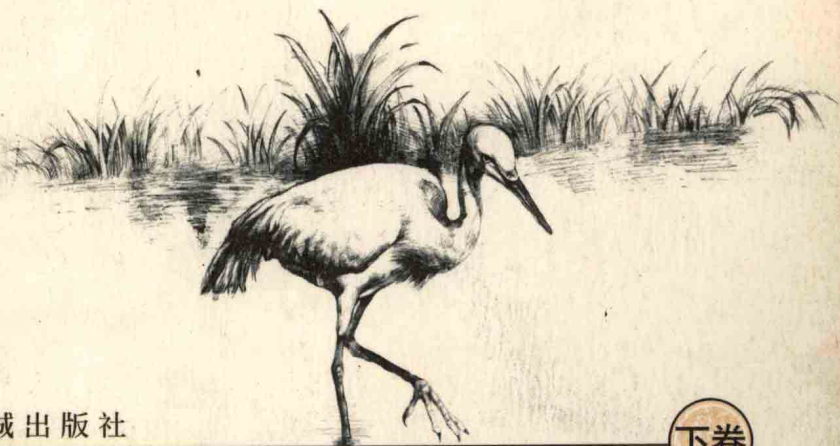
新时期

中国散文精选

SELECTED CHINESE PROSE OF THE NEW ERA

● 林 非 ◎ 主编

● 林非、李晓红、王兆胜 ◎ 选编



● 花城出版社

下卷

新时期 中国散文精选

SELECTED CHINESE PROSE OF THE NEW ERA

林 非 ● 主编
林非、李晓红、王兆胜 ● 选编

下 卷



茅盾·巴金·王蒙·余秋雨等◎著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新时期中国散文精选

林非主编；李晓虹，王兆胜选编。

—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3.7

ISBN 7-5360-4127-6

I. 新...

II. ①林...②李...③王...

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3）第 064703 号

责任编辑：关天晞 温文认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）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27 2 插页

字 数 620,000 字

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0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127-6/I·3323

定 价 48.00 元（全二册）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下 卷

书生论剑	韩静霆 (1)
煌煌上庠	卞毓方 (10)
寻找的陷阱	梅 洁 (22)
人生贵在行胸臆	周国平 (39)
莫高窟	余秋雨 (46)
巩乃斯的马	周 涛 (54)
觅渡, 觅渡, 渡何处	梁 衡 (60)
钻石与命运的对话	李存葆 (66)
最后的海菲兹	肖复兴 (77)
与草枯荣	张承志 (84)
能不忆江南	苏 叶 (96)
瞬息与永恒的舞蹈	张抗抗 (105)
紫色暖巢	叶 梦 (111)
在风中	赵丽宏 (116)
想念地坛	史铁生 (121)
波斯猫	高洪波 (127)

故乡忧思录	刘长春 (134)
图官	肖建国 (141)
王仁先	刘亚洲 (147)
造心	毕淑敏 (152)
窟穴	和 谷 (156)
心烟	舒 婷 (159)
思维的乐趣	王小波 (165)
藏北启示：超越苦难	马丽华 (175)
畜界·人界	钟 鸣 (181)
香山看叶	郑云云 (189)
黄土高原	贾平凹 (192)
历史与女人	匡文立 (198)
夜行者梦语	韩少功 (207)
大师的弱点	王英琦 (217)
疯狂的欲望起于最初的爱	赵 玫 (225)
欢喜佛境界	韩小蕙 (241)
接近世纪初	王安忆 (251)
悟沙	刘元举 (260)
自己的夜晚	刘烨园 (268)
长白山记	马 力 (274)
心中的大自然	唐 敏 (279)
会唱歌的墙	莫 言 (291)
佛眼	素 素 (300)

痛苦的飘落	张立勤 (305)
成年礼	筱 敏 (310)
我跋涉的莽野	张 炜 (320)
绝版的周庄	王剑冰 (329)
河之女	铁 凝 (332)
一个人的火车	池 莉 (338)
羊的样子	鲍尔吉·原野 (343)
我跳舞, 因为我悲伤	冯秋子 (347)
在马嵬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	朱 鸿 (359)
大地上的事情	苇 岸 (367)
通驴性的人	刘亮程 (379)
父亲不说话	徐 迅 (384)
假如鱼也生有翅膀	迟子建 (390)
箫	楚 楚 (393)
致一千年过后的你	王开林 (398)
谁为暴力屈膝	唐 韵 (403)
精神明亮的人	王开岭 (410)
种粒	周晓枫 (416)
编后记	林 非 (426)

韩静霆(1944-), 吉林东辽人, 作家、音乐家、画家。有长篇小说《孙武》、《凯旋在子夜》、《大出殡》等, 散文随笔集《男人和男人的巢》等。

书生论剑

古代的兵刃, 除去睡在墓穴和地下的, 多半都走进博物馆去歇着了。只有剑器, 还常常在今人的生活里露面。自然, 这剑早已不是那剑, 不再是两千多年前的青铜锻造的, 剑锋上不再有凶神恶煞的寒光和深紫色的凝血, 很难找到那种蛮野、剽悍、豪侠和阳刚之气了, 也听不见它在匣中铮铮的鸣叫了。

我对远古的青铜剑器, 一向有一种感性的敬畏和崇拜。我在中国青铜器的展厅里, 和青铜古剑对视了很久很久。剑器上的铭文鸟篆, 能带着我穿越时空隧道, 目睹它们浴血战斗时的无所畏惧和奋不顾身。剑器的祖先, 是兽骨雕成的“骨剑”, 它的家族初创纪念日不详, 大约是商代。春秋战国时期, 应该是它最辉煌的生命高峰期, 这时候, 它就像一个青壮年的汉子, 身材修长坚实, 没有一点儿赘肉, 浑身喷薄着血性。经过千锤百炼的青铜剑器的光色, 有一种黄金的质感, 闪烁着高贵、狂野和傲岸的神气。日月星辰在剑体上奔跑, 像火苗在泼泼辣辣燃烧, 无言但顽

强地倾吐着一种建功勋和短兵相接的渴望。渴望用血来淬火，渴望那种血浆浇在剑锷之上时，“刺啦”一声烧干的声色齐进的快感。这时候，观众会瞪大眼睛，怀疑自己看到的根本不是什么“火苗”了，而是冰山极顶透出的寒光，不由得汗毛直竖，打起了冷战。它的造型是那么优美和雅致。越是优美雅致，就越像是一位儒雅的杀手，不动声色，高深莫测，让人难以预料杀机将起于何时。剑身上要么铸有神秘的龟背纹，那龟纹在春秋时期是“日者”占卜吉凶的依据；要么，镌刻着像符咒一样的鸟篆，标示着持剑人是谁。越王勾践的名字和青铜剑一起，一九六五年在湖北江陵出土。它在地下埋藏了两千余载，出土之后依然寒风四射。它的光芒使当代最先进的铸造工艺相形见绌。当今制作最精美的枪械，如果不擦油，不包装，埋在地下只需经一个霉雨季，瓦蓝的光色就全没了，就会锈成一个金属疙瘩。青铜剑沉睡两千余载不生锈，经当代质子X荧光非真空分析和测定，中外专家瞠目结舌：它经过了精妙的铬化处理。而这种氧化铬的防锈技术，外国人在两千年之后，一九三七年才惊喜地问津。

青铜剑的剑柄，有美丽的鎏金纹线装饰，还有安放中指的凸箍。这种量体裁衣般的精细，手掌碰上去就舒适得要命。看上去，不像是手找到了剑，更像是剑老早就在等待着人的手。在折磨人的等待和企盼之后，手与剑，终于“一拍即合”了。人握住剑柄，就被引诱得手也痒，心也痒，生出挥舞一番的冲动。青铜剑是天成的舞师，带着人舞蹈。它不像斧钺只会粗鲁地狂砍乱伐，也不像戈戟只会单调地突刺横扫。它灵活飞动，让人在冷铁相搏的肉搏战中也闪展腾挪舞个不停。千变万化的战争之舞与扑朔迷离的剑之光轮，常常让敌方死也不知是怎么死的。剑光四射，看不见哪是人哪是剑。一人一剑，化成了千万个人、千万支剑，人和剑、青铜和灵肉合二为一了。剑的锋刃划开敌人胸肤

时，简直不会有什么声音，犹如快刀切开豆腐一样轻巧，插入对方犀甲时也挺省时省力的，就像在海滩上以锥刺沙。用剑杀人不像杀人，倒像是水银灯下手术刀轻盈地画着直线和弧线。剑器和别的兵刃相磕，在迸放的金星中，声音如钟，如磬，如杯盏相碰。不过，一般兵器，哪些“凡夫俗子”们，碰上尊贵的宝剑可为倒大霉了。史书《战国策》说到青铜剑之锋利，断牛马，截金银，椽子柱子碰上断为三截，巨石触之碎成百块。青铜剑在造型艺术和铸造科学上的双项成就，不知古人从何得道，已成为千古之谜。古之名剑见于记载的，有干将、莫邪、龙渊、太阿、纯均、湛卢、巨阙、鱼肠、胜邪。九剑擎天，惹起战事无数。良剑各怀绝技，互不相让，个个出鞘如芙蓉出水，蛟龙出岫，带着清风，带着长啸。凝眸看它那如水溢于塘中的剑锷，几乎能看见古人睿智非凡的眼睛在闪动。我实在搞不懂，古人怎么想到要把杀人武器制造得无与伦比地精美？用美来杀人，太残酷太有效太刺激了。古之能工巧匠绝顶地聪明，是否也伴随着无解的蒙昧？他们在享尽创造的快感之后，夜里会不会在浸满血污的噩梦中惊醒？

我不知道是古人神化了青铜剑，还是青铜剑本来就神。登上那“骤雨过时，有铜绿如雪花小豆，点缀于土石之上”的铜绿山，面对三千六百年前先祖留下的铜矿竖井、斜井和冷却了的古炼炉，我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遥想美妙绝伦的青铜古剑飞翔出世的一刹那，亲手创造出奇迹的先民也无法不惊骇万分，纷纷在冲天火光中匍匐在地，谁还能怀疑先民铸剑本身就是传奇呢？山中铜绿色的顽石化成熔浆，获得精气和生命，成为铜剑，成为世之瑰宝，如此这般采掘、冶炼、铸造的精良技艺，西周先民师承何方神抵？从何得来？也许永远是谜中之谜。

《吴越春秋·阖闾内传》说，干将莫邪夫妻为吴王铸剑，

“采五山之铁精，六合之精英”，候天伺地，百神临观。古书又说，昆仑山有形似兔子的怪兽，雄的黄色，雌的白色，掘了地道潜入吴国武器库，把兵刃全吃了。吴王下令猎得“双兔”，开其腹，发现怪兽肚子里有“铁胆肾”。遂命工匠将粒粒铁胆肾投入炉中铸剑。冶炼伊始就很玄乎了，铸剑的过程更奇异。据说，铸剑大师欧冶子铸剑时，矿石不熔化，夫妻双双投入炉中，熔汁才流将出来，欧冶子的学生干将莫邪夫妻俩铸剑，又碰到了同样的考验，“铁汁”三月不出。这天夜里，夫妇争着往炉子里跳。彼时，风悲日熏，炉火将衰，莫邪说服了丈夫，站在炉台之上，挥泪诀别。干将简直要疯了，狂呼大叫，命令三百童男童女把头、指甲剪下，扔到炉子里。三百人披麻戴孝，拼命装炭，扯动巨大的牛皮制的风箱，之后，一齐跪倒炉前。莫邪纵身一跃，像一根羽毛投入火中，以身殉剑，顷刻间，炉里发出了咕嘟咕嘟的声音，火焰腾空而起，照红了半边天，青铜的熔浆开锅了！喷溅而出！“干将”“莫邪”雌雄两剑铸成了。读了这段传奇，感叹一代又一代铸剑师殉剑的悲壮，不由人不相信青铜剑的灵性。匣中的剑在静夜里发出嗡嗡的嘶鸣和铮铮的私语，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了。青铜剑是精灵，是人的精魂所化。人在火中涅槃，再生为剑。剑身上熔铸了人的精气血肉！传奇故事虽然不免张扬，阐释的道理却是颠扑不破的：没有天，哪有地？没有山，哪有矿？没有人，哪有炉火？没有生命，何为剑？

历代帝王好剑，就像贵族女性爱好珍珠项链、翡翠耳坠儿和黄金胸针儿一样，偏执成癖。珠光宝气的女人和佩带名剑的帝王，都一样乐意炫耀尊贵、奢华和威风。楚王有过龙渊、太阿、工布剑；吴王有过鱼肠、湛卢、胜邪剑；越王勾践更胜一筹，给自己搜罗了五支名剑。剑与鼎同是权威的象征，上方宝剑，可以为君王代言，说是“剑在故王在”。可是，尽管一代代王侯妄图

对名剑永久占有，终于没有人能与剑齐寿。王侯们一个个倒下朽成烂泥了，青铜剑从土里站起来，依旧是雄姿勃发，光彩照人！春秋战国期间，佩剑的长短、重量，还标志着士的身份，剑分上制、中制、下制，士分上士、中士、下士。佩带着青铜剑的神气活现的士们，被历史的弯刀像割庄稼一样，一排又一排伐倒了。古剑却抖落尘灰走了出来，青铜还是青铜，拂之铮铮有声。“日落我不落，灯灭我不灭，山存我就存，海在我就在。”这番青铜剑的自白说得极好。剑器自古是男性的性征之一，又是必备的防身武器，古文《释名·释兵》中有一解：“剑，检也，所以防检非常也。”仅从湖北江陵雨台山出土的一百七十二件剑器就可以知道，剑大量走向了民间，春秋男子穷得无瓦釜陪葬，也要有一把青铜剑随葬，带剑上路。因此，我们面对青铜剑器，就是面对包括帝王公卿、大夫和平民的整个春秋史。青铜剑是我们的历史老师。这是别的武器想也不敢想的。

人类武库中林林总总的兵器，充其量都只是冷面杀手，只会嗜血杀人，惟独剑器身上闪烁着儒雅的文化光彩。它和诗人相亲，与文人结缘。我一闭上眼睛，就能看见伟大的浪漫诗人屈原佩剑呼号着走来。他流放于穷途，行吟于泽畔。脸黑瘦黑瘦的，塌了腮，形同枯死的槁木。鞋子跑丢了，赤着两脚。衣服扯烂了，袍带乱舞，长发飘飘，连头上的峨冠也不知丢在何处了，可他手里依然紧紧攥着一柄青铜剑！青铜剑成为诗人最后的旅伴儿，惟一可以信任的知己和三闾大夫的证明。屈原身后，钟情于剑器的诗人层出不穷。铜剑铁剑，都有此殊荣。李白酒酣兴浓时，“三杯拂剑舞秋月”；王维情怀激烈时，“聊持宝剑动星文”；高适忧愤感叹“岂知书剑老风尘”。辛弃疾的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，活画出一代儒将悲壮而飘逸的胸怀，令后世文人墨客望其项背，羡慕得死去活来。最动人的还属杜甫的

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》。这年杜甫五十五岁，流落在草木萧疏的白帝城中，偶见公孙大娘的弟子，临颖李十二娘美妙的剑舞，一下子想起了五六岁的时候，看过的公孙大娘舞剑器。诗人一打开记忆之门，五十年前的剑光舞影，就来了。倘若不是白花花的剑光照亮了童年杜甫的心，哪能历历如昨，如此清晰？那时，玄宗有歌舞女乐八千人，公孙大娘名冠第一，可以想见其舞姿之美，也可以想见其手中剑器铸造之精良。观众人山人海呀，天地也随着剑器上下起伏呢！“燿如羿射九日落，矫如群帝骖龙翔。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清光。”杜氏的四句诗，惹得千古学人喋喋不休，你说公孙大娘手里还有个小红旗儿在翻转；他说哪有什么红旗，公孙大娘手里明明是火把。其实，根本没有什么红旗和火把，这里说的除了剑，就是人，是人剑合一的奇境。公孙氏出剑如后羿射日那样地迅疾耀眼，矫捷似群帝驾着龙在云中穿行。九日落天的光谱，群龙翔云的曲线，雷霆收震怒似的狂放精神，江海凝清光般的收剑姿态，当然会让杜甫记上一百辈子，让后人说上一百辈子。诗人写罢这首诗之后的第三个年头死了。他咏诵的剑舞的风采，永远照耀后世。特别是杜诗人观剑的时候，望彻了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五十年，参透了人世间的沧桑变化，尤为令人叹服。上面说到的古代诗人们，吟剑，观剑，舞剑，是剑器的光荣，也是诗人的幸运。诗人找到了剑器，剑器也找到了诗人，千古绝唱就这样应运而生了。文人骚客几乎没有不爱剑的，像我这样毫无用处的一介书生，也爱剑爱得要命。这一方面是那金属的锋刃，能给柔弱的文人一点儿精神上的雄性补充，是一味药。一方面，文人可以借题发挥，抒发一些胸中积郁的豪气。更重要的，当然还是剑器本身具有的那种文质彬彬的品格在起作用，一拍即合。剑器又实在，又质朴，又刚直，又不张扬。它在匣中有那种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矜持，哗然出

鞘，则犹如明珠出土，光彩四射。人可以挥剑决浮云，也可以把生死托付给它。在先民眼里，剑还不只是剑，更是一种足以避邪的正义、正直的象征。传统中驱魔降妖的钟馗，总是剑不离身的。民间认为，一把雕刻的桃木剑挂在房中，百邪皆退。流传很广的“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，今日把与君，谁有不平事”的诗句，把剑器当成了追求公平、公正的惟一利器。而“宁为折剑头，不做绕指柔”的箴言，又递进了一层，剑器被人格化了。它宁可生命折断，不肯卑躬屈膝，实现着“威武不能淫，贫贱不能屈”的最高人生准则。

今人爱剑，不但不逊于古人，而且又添了很多的新花样儿。影视剧中的剑侠层出不穷。他们的装束行头总是差不多的：弄个宽檐破竹笠，遮着半个带伤疤的脸；穿上一身啰里啰嗦的袍子，累月不洗。裹腿是要打的，身后的包袱可背可不背，瘦马可有可没有，只有一样东西必备，这就是剑器。而且，剑器要戴着鞘，要横着握在角色的手里。只要手里有了剑，就能成大侠了。就会有漂亮红粉跟在屁股后面死乞白赖要“献身”，就可以捉迷藏似的玩儿一些三角恋爱四角恋爱，并佐以仇杀、情杀、追杀、暗杀。“剑侠”虽然有时不得不弄点眼药水儿当眼泪，赚下的观众的眼泪却是真的。影视中屡屡出场的剑器，不过是道具，能糊弄过去就行。观众取神遗貌，也很宽容，只要有个像剑一样的东西比画着，就能有“雄起”的感受。剑的最大消费群，还是立下壮志要健身的民众们。体育比赛和健身用的剑，倒是剑模剑样儿的。剑身溜直，电光闪眼，剑柄上缀以丝条和长穗儿，舞起来讲究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志足。因为是比赛和健身，当然不能真干，不能拿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光剑乱砍乱伐。玩具一般的剑器，就这样成为一种时尚了。当年的铸剑师干将莫邪，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今天的人口爆炸和剑器普及。他们要是知道宝剑终于成为大众手

里的平常玩艺儿，宁肯弹铗垂泪“下岗”，宁肯把铸剑的炉子改成烤羊腿烤羊肉串的炉子，也不会纵身投火的。事已至此，我们应该对于干将莫邪做些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。敬爱的干将同志莫邪大嫂，从远处想呢，铸剑为犁，熔戈为爵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是普天下志士仁人的千年梦想，如果有这么一天，能把这个世界美坏了！从近处看呢，作为杀人武器的剑，演变成孩子们的玩具和成人健身的器械，仅仅是不断发生的战争对于武器的挑剔和选择，这也是一种进步，必须理解。变武器为玩具，毕竟在当代还是天真的童话。其实我们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，都更加需要跨世纪的“干将莫邪”。我们需要那种以身殉剑的伟大精神和领先于天下的锻造武器的技艺。干将莫邪率领三百童男童女披麻戴孝铸剑的组织管理才能，突临炉火不举炉壁烧结时的快速反应和攻关手段，给个兵器工业部老总副老总干干，肯定称职。当然，如果再佐以杜甫李白为写作班子，专事歌唱新武器的诞生，就更好了。贤人云集，文武兼备，我们还愁什么愁？我这番臆想，完全是有感而发。且看，人类武库里，剑器下了岗，被称为“剑”的地对空、空对地、地对地导弹正在全球许多地方滋生疯长。化学武器，细菌武器，核武器，早也不再是新鲜货色。世界正在演变成一个巨大的火药桶。青铜退役，钢铁值更，率直刚烈的剑被鬼精鬼灵的枪械取代，已经是陈年旧事了。人们制造杀人武器的手段越来越精，那些闪烁着温柔的瓦蓝色光焰的手枪，其实更像玩具。或者说，以扩张、侵略和掠夺为乐子的战争魔鬼，从来就把枪炮当玩具，把杀人当成闹着玩儿。

这可不是危言耸听。

仅仅是为活着，我们也得“铸剑”，也得呼唤干将莫邪，魂兮归来！

说到这儿，回眸再看那青铜之剑，不由人不感慨万千。它静

静地躺在博物馆里，一言不发，仿佛正在小憩。它曾经给文人以文采，赐哲人以哲思，让考古学家印证历史。它曾经啸傲疆场，万马军中夺上将首级。它曾经夜夜醒在中军大帐，等待着点兵排阵的料峭的拂晓。它曾经用耀眼的光焰装点着春秋辉煌！如今，春秋时代的辉煌渐渐地暗淡了，冷兵器时代的人唤马嘶远去了……我忽然莫名其妙地打了一个寒噤，茫然四顾幽幽的展厅。我明明知道佩剑的祖先不会来的，可我似乎看见他们了！我看见佩剑的先人在遥远的天地之交，正回过头来望着我们，我不知道还应该说些什么。我知道，不论用多么美丽的诗句来歌唱青铜剑器，都过时了。

卞毓方(1944-), 江苏射阳人。著有散文集《岁月游虹》、《雪冠》、《长歌当啸》、《煌煌上庠》、《妩媚得风流》等。

煌 煌 上 庠

这就是蔡元培(子民)的塑像，坐落在未名湖南岸的春风中：大理石奠基，汉白玉砌座，青铜铸身；说是身，只是自腰而上，端肃凝重的一尊胸像；先生背倚土山，坐北朝南；左临六角钟亭，当初选址的时候，应是考虑到了他黄钟大吕般的人格气韵；前面是一方草坪，柔柔的，嫩嫩的，空气般清新，晨梦般飘逸，铺出一行行的绿诗、绿歌、清波、青浪，即使在冬季；右侧是挺拔健美蓬勃向上的杂木林，那该是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，在承领先生的耳提面命。记不清已有多少次了，从去年金秋开始，为了明年北大百年校庆这个挥之不去却之复来的情意结，我打老远老远的城里跑来，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，在这方净土穿梭寻觅，缅怀俯仰。偶尔停下脚步来瞻仰塑像，先生之于我，是永远不变的温柔敦厚，慈祥恺悌，诚如罗家伦的赞语：“汪汪若万顷

之波，一片清光，远接天际……”

今天情形略微有异，也许因为今天是“五四”，恰值北京大学九十九周年校庆，它使我想起先生当年眼底的烟云，所以，不管如何变了角度端详，总觉得先生的目光微含忧郁，抑或是期待；淡淡的，淡淡的，像是壮士闻鸡，又像是英雄凭栏……

想想也是，蔡元培诞生于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，按农历，属兔，到他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，满打满算正好五十岁。站在五十岁的高度上倚风长啸，苍茫四顾，自他的双眸中射出的，是一股凛凛的心灵之光，它犀利似剑，冷然有声，凝聚了无穷的历史感悟。先觉者总是超前的，超前者总是孤独的，孤独者总是忧郁的；在忧郁中抉择，在期待中觅路前行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。

二

蔡元培投身教育，始于他三十二岁，也就是一八九八年。在那之前，他是十七岁的秀才，二十三岁的举人，二十六岁的翰林，仁途可谓一帆风顺。中国文人历来最看重官运，他们生命的冲动大都是围绕着一官半职转，转上去就意味着飞黄腾达，转不上去就只有落魄潦倒；即使落魄潦倒如《儒林外史》中的老童生周进，一丝痴念，也仍旧围着考场呼悠悠地打转。“去到考场放个屁，也替祖宗争口气。”流传在陈独秀家乡安庆一带的这句俗语，勾勒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悲哀然而又是无可逾越的价值取向。但是，在一八九八年，中国出了一件大事：戊戌变法，百日维新。变法维新是以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的善良愿望为基础的，结果，却以顽固派复辟、六君子喋血、康梁狼狈远逃告终。“徒将金戈挽落晖”，变法的失败像一声警钟，敲碎了许多士人的迷